

# 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意義探究： 三位國小校長的理解與實踐

劉筱惠\* 方志華\*\*

本研究企望透過訪談國小校長，探索國小校長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的理解、在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面向、困境，以及對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意見，以剖析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意義。分析研究結果，提出的結論有：1. 國小校長對於性別主流化課程在國小的實踐，發出缺乏落實條件的聲音。2. 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等教育具有互相支援和融入的關係。建議有四：1. 建立性別主流化在學校課程的合理性地位。2. 整合學校教育性別主流化的層級與組織。3. 設置國際連結的性別主流化教學創新網站。4. 持續聆聽和回應在教育基層需求性別主流化的聲音。

關鍵字：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

\* 作者現職：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  
校長

\*\*作者現職：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教授

---

通訊作者：方志華，e-mail: fangjw0000@gmail.com

## 壹、前言

廿世紀九十年代兩性平權在思想與實踐上已出現各種新興思潮(刁筱華譯, 1996; Tong, 1989), 性別平等成為世人所認同、具人權指標性意義的普世價值(方志華譯, 2006; Eisler, 2000)。而「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提出, 正是要促進性別平等、落實民主社會的一種政策性思維與實踐。

「性別主流化」一詞最早源自於 1995 年北京舉行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 當時 189 個與會代表共同簽署了「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 性別主流化受到正式提出(林芳玫、蔡佩珍, 2003)。「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略思維與實踐, 是透過具有性別觀點的政策、立法與制度之建構, 逐漸達到性別平等。也就是說, 性別平等是我們所要達到的願景, 而性別主流化則是達到這個願景的策略與方法(方志華, 2004)。王如玄與李晏榕(2007, 頁 18)引述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的話:「女性培力意味的不只是為女人們爭取較好的生活品質, 而是爭取所有人類較好的生活品質。」指出追求性別平等不僅僅是解放遭父權傳統壓迫的女人, 同時也在追求所有人的幸福生活。

2003 年第四屆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正式將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作為國內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主要架構, 2005 年行政院各部會開始規劃四年為周期的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行政院婦權會, 2005; 黃淑玲, 2008)。藉由當時行政院婦權會的運作, 在中央與地方發展出具有民主精神的性別網絡機制; 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理念引領屬於臺灣在地化的實踐。

教育是實現性別平等的重要途徑, 國小是性別主流化落實的基石, 國小校長則是推動校園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的重要推手; 然而有關國小校園性別主流化的議題, 尤其來自基層教育現場的聲音, 始終付之闕如。本研究企望透過訪談國小校長, 先從國小校長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的理解出發; 其次, 剖析國小校長在教育現場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面向、困境以及意見; 最後分析研究結果, 為臺灣學校教育將性別主流化落實在課程與教學的價值、意義及推動方式, 提出建言。

## 貳、文獻探討

### 一、性別主流化的理念與內涵

以下就性別主流化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全球性策略以及結構性觀點, 加以說明。

## (一) 一個推動性別平等普世價值的全球性策略

1975年在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的運作下，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開始對婦女權益之促進進行對話；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CEDAW)，作為全球婦女之人權憲章(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18)。1985年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在肯亞召開，提出「性別盲」的論述，將婦女議題提昇為全世界普世問題(謝臥龍，2010)。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發表「北京宣言」(Beijing Declaration)和「北京行動綱領」(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BPfA)，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做為推動性別平等的全球性策略(林芳玫，2008)。

1997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對性別主流化提出說明，之後廣為各界引用：

性別觀點的主流化乃是一項過程，在於評估立法、政策、方案等有計畫性的行動，在所有範疇、所有層次中對男性與女性所產生的影響。這是一種策略，務必使所有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政策與方案，在研擬、執行、監督、評估的過程，都將女男的關切與經驗視為考量的必然面向，以確保女男獲益均等，以遏止不平等狀況，而終極目標在促進性別平等(黃淑玲，2008，頁5；United Nations, 2002, v)。

林芳玫(2007，頁65)加以詮釋指出：「在強調民主、參與的脈絡下，性別平等也被視為國家展的重要契機。傳統主流的發展議題，例如經貿、公共衛生、醫療保健、科技等領域，以前被視為中性，現在則在性別主流化的新理論視野下，被期待在政策方案研擬之初就加入性別影響評估。」

## (二) 一種政策性、結構性的性別轉化觀點

「北京行動綱領」(BPfA)對於如何實施性別主流化即已提出策略<sup>1</sup>方向(Hannan, 2001)。性別主流化主要的精神與特色可以歸納為四(林芳玫，2007)：1.性別主流化是過程、工具、策略，而非目的。2.不僅要提升女性公共參與的機會和管道，更關心參與的方式和條件。即不是設定婦女議題，而是由婦女提出議題。3.性別主流化與婦女議題是相互增強而非取代。4.它是跨領域、跨部門、

---

<sup>1</sup> 我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網站即明確標示，性別主流化的六個策略工具(tools)包括：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組織再教育(請參見後文)。

跨區域的合作與溝通整合。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平等關係的「轉變」，而性別平等模式已發展了三種模式：第一是相同模式。第二種是差異模式，強調不同貢獻有平等的評價。第三種是轉化模式，要有男女適用的新標準，需要轉化的是性別關係，第三種模式時會運用第一、二種模式來達成其目的（彭滄雯、李秉叡，2011；Rees, 2005）。Eveline 與 Bacchi（2005）認為，是一個涉及改變系統和架構，以便容納性別差異的觀點；每個國家須依自身社會、經濟、文化的條件發展出適合自己的性別主流化行動。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性別主流化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Beveridge 與 Nott（2002）則認為，偶爾「議題性」的出現在某些所謂婦女的公共政策上，難以轉變為行動，於是可見世界各國政府有不同的介入策略。

## 二、國際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

在國際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過程當中，北歐國家一向具有性別平等的文化和良好的政策。尤其，瑞典一直以來公認是世界最注重性別平等的國家之一，政府部門中有79%的女性公務員，為全世界最高（周威廷，2009）。1995年在北京的世界婦女大會性別主流化議題，即是由瑞典提出推動，因其在1994年即在中央政府開始實施性別主流化政策（黃淑玲，2014）。

### （一）瑞典的典範經驗

瑞典本身在國家層級的推動，是有彈性地在體制內設置性別部長，其隨該官員兼任其他部長而移動，之前已設置的包括就業、衛社、文化、農業、司法等部，雖於 2007-2010 年曾獨立成立「融合與性別平等部」，之後解散移往「教育與研究部」（黃淑玲，2014，頁 73），這顯示其對性別主流化議題是運用特殊與彈性之應對形式。

瑞典的女性主義者組成私人性別顧問公司，提供性別主流化的課程及編著訓練手冊。這標示著瑞典已從國家女性主義（national feminism）轉向市場女性主義（market feminism）（黃淑玲，2014），也顯示瑞典政府對性別主流化專業的重視與全面的需求程度，已足以支持其長期的研究與發展。

瑞典 2006 年推出「促進瑞典男性與女性平等」（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Sweden）政策目標—塑造社會和自己的生活權力：邁向新的性別平等政策目標。其下有四項子政策目標：男女均分權力與影響力、男女均擔家庭照顧家務工作、男女經濟平等，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必須停止。這四項目標成為

瑞典政府性別主流化計畫及性別平等政策的貫徹目標（黃淑玲，2014）。此外，瑞典政府建置英文網路平臺，上傳瑞典製作的性別主流化手冊與案例，使瑞典經驗成為全球標竿學習的典範。

## （二）澳洲的常設機構和國際間各種性別分析策略

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不但置有常設性的婦女行政組織，並且在婦女議題進入國際組織的過程中，掌有關鍵性的地位。Chappell(2000)指出，澳洲政府常設有聯邦婦女地位促進辦公室的組織框架，置於總理及內閣部中。澳洲政府與社區婦女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會進行緊密協商，針對跨各部會、企業組織和社區的協力合作，確認出主要的領域（蔡志恆、方凱弘、黃煥榮，2007）。

發展有效的監督機制也是性別主流化的重要因素（Mukhopadhyay, 2004）。陳芬苓、張菊惠、吳雯婷（2016）研究國外對於性別分析的策略及應用發現：聯合國相關機構性別分析指標多以矩陣呈現，方便使用；加拿大以性別統計檢視目標是否達成；菲律賓以指標引導思考；韓國尤其強調專家介入性別分析的效果，而不是只由機構人員處理。這些都是值得借鏡的作法。

##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影響社會創新中的研發知識與科技產品

性別主流化的思維需要性別分析的方法和工具，這樣的思維也影響到在科技上的發展研究與創新產品。例如：臺灣<sup>2</sup>參與中譯的「性別化創新」網站<sup>3</sup>，協助研究者將性別納入研究方法（洪文玲，2017）。此計劃運用性別分析工具產生創新的知識，研發科技創新產品。該網頁提出四個性別分析<sup>4</sup>面向（Gendered Innovations, 2018），可見得將性別置於制度、政策、計劃等作為核心策略或方法工具時，不只影響到政策，也已影響研究的方法，進而影響到社會創新中的研發知識與科技產品。

---

<sup>2</sup> 該網站註明：正體中文翻譯是在中華民國科技部支助下，由高雄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蔡麗玲教授主持。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 Linda Shiebinger 博士參照歐盟計畫、再與矽谷公司的合作計畫。

<sup>3</sup> 性別化創新網站：Gendered Innovations-in Science, Health & Medicine,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Website: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sup>4</sup> 四個性別分析面向為：1.社會的性別規範如何影響（研究或議題的）優先順序？2.研究讓誰受益？誰被排除在外？3.贊助機構的慣例和優先考量是否鼓勵性別化創新？4.贊助者做優先考量的決策時，是否需要新事證資料？這四個面向下又各有若干子項目可供研究者作為性別分析參考。

### 三、臺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歷程

性別主流化概念於 2003 年正式引進臺灣，行政院婦權會正式將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作為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主要架構（魏美娟，2009）。2012 年設置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負責性別主流化政策研議及業務督導，並將行政院婦權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

#### （一）由民間推向公部門體制內的機制運作，漸進發展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sup>5</sup>（2018）介紹，臺灣推動性別主流化歷程可分為政府部門與民間機構兩個路線。林芳玫（2008，頁 187）稱這是「從以婦女為議題的焦點並帶有強烈抗爭色彩，到追求主流化並鑲嵌到體制內。」

Rao（2006）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引導單位是性別主流化能否落實的關鍵。訪談研究指出（黃淑玲、伍維婷，2016），我國公務體系的推動過程經歷情感扎根三階段：強勢與堅持、對推動者積極肯定，最後來到協力與形成種子師資網絡。這種從民間、到政府部門、再到教育場域，是漸進而得來不易的成果和過程，值得珍惜和持續發展。

#### （二）六大工具中的性別意識培力是重要奠基，各工具運用有待加強

我國自 2005 年起行政院主要運用六大工具（行政院婦權會，2005；侯萱瑩，2016）來實施性別主流化，其工具內容和主責機關如表 1。

---

<sup>5</sup>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頁介紹。參見：

[https://www.gcc.cy.gov.tw/Content\\_List.aspx?n=AFBAFABE2BDA9035](https://www.gcc.cy.gov.tw/Content_List.aspx?n=AFBAFABE2BDA9035)

表 1 行政院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主責機關及業務

六大工具名稱	行政院主責機關	業務簡述
性別統計	主計總處	依數據結果觀察社會性別差異，指出未來政府政策應著力方向。
性別預算	主計總處	將性別觀點融入、整合到收支預算程序中，改善資源之配置於不同性別之需求與喜好。
性別影響評估	國家發展委員會 ／法規會	在制定政策、計畫、方案、法案設計前充分考量不同性別之觀點、影響、和受益程度，以適時調整。
性別分析	各部會	針對性別統計和相關資料，從性別意識觀點分析性別處境和現象。
性別意識培力	人事行政總處	針對公務人員進行相關訓練，提高其專業部門的性別敏感度。
性別平等機制	各部會	確保性別平等參與決策與發聲，培養各部門內的性別專家，各部會設立性別聯絡人制度。

資料來源：整理自侯萱瑩（2016）。

行政院內部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中的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計劃的「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侯萱瑩, 2016)自 2005 年經多次修正,於 2016 年修訂課程內容分為：基礎課<sup>6</sup>和進階課<sup>7</sup>,更具有架構體系。

根據彭滄雯與李秉叡(2011)<sup>8</sup>先導研究發現：性別主流化的六項工具效用，以「性別平等機制」和「性別培力」效用最高，因其鼓勵觀念溝通和對話。彭滄雯、黃淑玲、黃長玲、洪綾君（2015）研究指出：瑞典和韓國的「性別預算」是在分析可能受益者的性別比例、以及性別計畫的預算項目配置，而非如國內直接看預算金額；在性別主流化政策品質「成效評估」上則提出直接以提升女性數量為訴求，應調整為轉化型目標，即改變性別文化與性別關係；就機制而言，性平處應有性別或女性主義文官及研究人員，以作為設定議題、領航改革

<sup>6</sup> 含：性別平等政策概論、性別意識一般通識、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導論。

<sup>7</sup> 含：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例運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實務及案例研討。

<sup>8</sup> 該研究參考歐盟委託的「性別敏感及友善女性之公共政策：進展與影響的比較研究」(EQUAPOL)及其他文獻。‘Gender Sensitive and Women Friendly Public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Progress and Impact’, 此為歐盟第五屆綱要計畫之一，完整研究成果參見其網頁：<http://www.equapol.gr>(彭滄雯等, 2011, 頁 117)。

的機制。

陳芬苓等人（2016）從研究各國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策略中，建議我國的作法包括：出版性別分析案例手冊、鼓勵發展不同業務單位的性別檢核表等。

綜觀國外與臺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從理念到實踐需要一步一步來，借鏡國際經驗並深耕本土在地的需求，尤其重要。

#### 四、臺灣教育場域的性別主流化

臺灣教育場域推動的性別主流化，國中小主要在於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施，高中及大專院校則於 2010 年起研議並於 2012 年起初步於校園推動。

#####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是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初步成果

2004 年立法通過施行的《性別平等教育法》<sup>9</sup>，除了為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提供法源依據，也可以視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初步成果（陳金燕，2008）。《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即要「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便是性別主流化的努力目標（游美惠，2014）。《性別平等教育法》執行策略的重點在於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以實踐性別平等的終極目標（陳惠馨，2005）。Stromquist（2007）認為，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確實極富特色與前瞻性，然而，如何一步一腳印地落實則是我們亟欲努力的目標。

南非開普敦大學研發的一份手冊，特別針對教育領域中的性別主流化條列出重點，包括教育的性別主流化課題、實踐歷程、和相關因素（方志華，2004；Elsa Leo-Rhynie 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Labour Law,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999），從中可以看出性別主流化在教育領域是全方位的策略實踐。在教育領域推動性別主流化，必須將各種交錯的社會因素納入考量，同時改善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問題（游美惠，2014）。

##### （二）大專校院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情況

行政院最早於 2006 年在行政體系全面推動性別主流化。教育部 2010 年研議將「行政院推動性別主流化」作法帶進學校，要求中央、地方和學校必須三級推動性別主流化，委託二個大學試辦「國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推動性別主流

---

<sup>9</sup> 性別平等教育法。民國 93 年 06 月 23 日公布，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508>

化實施計畫」(陳金燕, 2012)。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實施策略,其最終目標是性別平等」(蘇芊玲, 2012),到底該如何在學校推動?陳金燕(2011)依據 99-102 年教育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為架構,辦理焦點團體及書面諮詢,編擬出「學校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案」,訂定目標包括:1.學校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機制推動性別主流化;2.透過「性別意識培力」,強化全校教職員工生平意識知能;3.學校落實針對各項方案計畫法規、課程教學及活動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使學校各業務及預算均納入性別觀點。4.學校逐步推動各單位將「性別觀點」納入問題分析、計畫研擬、法規制訂、課程教學、活動規劃、經費資源分配中,以落實建置性別友善無歧視校園。

2014 年「公私立大專院校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協助公私立大專院校於研擬訂定方案計畫、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提升學校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性別平權及友善之校園環境(楊幸真, 2015)。

張雯婷與楊幸真(2016)歸納大學性平會實務與經驗之座談會發現,大學場域往往平時備而不用,而是在出現性平案件時才出現的處理機制。王儷靜(2010)指出運用性別主流化觀念檢視學校在環境設備、教學課程等面向,是學校性平會的功能,然其成員是否有足夠的素養是重要關鍵。在〈融入課程之外:將性別主流化帶入教師專業發展〉一文中,王儷靜提到性平研習課程的成果心得中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2011, 頁 21):「校園中有許多因性別權力運作所引起之事件,卻不被看見甚至視之理所當理,透過工作坊之討論及論述撰寫,無以名狀之感受才得以說出,亦才能勾起他/她人之共鳴。」李淑菁(2012)則指出,性別的識讀(gender literacy)是一種覺察意識和判斷能力的培養,不是知識的累積;在教育界仍常出現「沒有性別問題」、「不具性別意識的性別教育」、以及「交作業心態」的性別行政工作例行處理,顯示基礎的性別主流化教育未臻落實。

上述學校性別主流化實施計劃中發現有提到課程與教學,由於大學的性別教育可以用一門一門的課程來專題探討,然而中小學基本上是融入式教學,二者狀況不同,因此本研究嘗試了解性別主流化融入國小課程與教學的意義和作法。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企盼探究國小校長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之理解，透過與三位國小校長的深度訪談與對話，傾聽研究對象在推動政策所做的努力及面臨的困境，進而描繪出基層教育現場的真實樣貌，並經由分析討論提出建言。陳向明（2002）提出訪談法是一種研究性交談，是研究者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研究對象那裡蒐集第一手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為能顯露研究主題的意義與內涵，本研究除了文獻探討外，主要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來達成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尋找三位有意願接受訪談、在基層第一線推動政策的國小校長（如表 2），以訪談法深入瞭解校園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樣貌及所面臨的困境。訪談時間在 2017 年 6 月至 9 月，每次每位訪談時間約 2.5 小時至 3 小時，訪談資料代號如 A170623-01，代表校長 A 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編號 01 的訪談逐字稿。所有訪談過程均在獲得研究對象的知情同意下進行並錄音。為使蒐集的資料貼近教育現場的真實情境，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文件分析，研擬出與研究主題相關、較廣泛的一般性內容大綱，包括：對於性別主流化的概念與理解為何？最常接觸或取得性別主流化議題的方式與途徑、國小場域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情況、落實該政策是否遭遇阻礙或困境？以及對於性別主流化的發展可以再做哪些努力或建議。企盼從三位校長的訪談與對話中蒐集來自基層教育現場寶貴的經驗與聲音。

表 2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

研究對象 (化名)	姓名 編號	性別	國小服務 年資	國小校長 年資	學歷	學校 規模
華正	A	男	32	11	碩士	35 班
程菁	B	女	27	7	碩士	24 班
魏凱	C	男	22	3	碩士	17 班

Lincoln 與 Guba(1985)認為質性研究品質判斷標準在於研究的可信賴度，並提出四種規準：可信(credibility)、遷移(transferability)、可靠(dependability)、一致(conformability)，以提高質的研究確信程度(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所謂可信度，係指資料的真實程度，在傳統的研究指標中相當於內在效度；遷移性，則是強調研究的目的不在於推論，而是透過豐厚的現場描述，由閱讀者依據文本描述、個人經驗的詮釋而產生理解，尤其忠實陳述、時時反省是必要的；可靠性，是指所蒐集資料的穩定性，透過各種不同向度資料的蒐集，讓所獲得的資料更趨於穩定；一致性，則是著眼於不同研究者對於觀察、訪談、文件資料的詮釋，往往因為個人的經驗、訓練、對問題敏感度等各種因素而無法

精確相同，所以在研究進行時應以謹慎的態度處理資料，透過不斷反思與討論，確保研究結果是建立在原始資料基礎上。為掌握研究的品質，本研究採取厚實描述、並邀請研究對象進行檢核，以提升研究之信實度。

##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討論

### 一、三位國小校長的訪談結果

#### (一) 國小校長對於性別主流化的理解

訪談中發現，三位國小校長對「性別主流化」的認知與理解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華正校長所說：

第一次接觸性別主流化這個名詞約略是在十幾年前縣政府發給學校的公文中看見的，一開始實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能靠自己的猜想大概是與重視同性權益或是女性主義的議題有關，如果要問我性別主流化的訴求是什麼？坦白說，我真的不知道。(A170623-01)

程菁校長的理解雖然不似華正校長，但仍然停留在粗淺的認知：

我對性別主流化的理解來自研究所的課，有位教授上課時提到。記得當時教授有說，性別主流化是國際的潮流與趨勢。所以我特地上網查了相關資料，才知道這是聯合國的消除歧視婦女公約其中一部分。如果以教育的觀點來說，「性別主流化」其實是希望學校在推動各項教育政策的時候都要納入性別的觀點，讓不同性別的親師生都能受到公平的對待並獲益，進而落實性別平等。(B170810-01)

魏凱校長是參加性別平等教育專業成長研習時有了初步的接觸：

我會對性別主流化有初步的概念和印象，是參加相關法令規定每年必須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業知能研習時，講師在前言時提到有關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起源，源自國際間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我個人覺得，性別主流化像是一種理念和觀點，不管政府部門或是教育單位，在做任何策略及行動的時候，都應該把性別考量進來。不過，坦白說，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我還真不知道兩者有什麼不同。(C170914-01)

因為訪談進行前已先將訪談大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對方，三位校長不約而同皆表示有先透過縣市政府網站建置的「性別主流化專區」閱讀資訊。

## (二) 國小校園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實踐

### 1 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運作—先求形式與程序上的完備

本研究訪談三位國小校長發現，校園中組成性平會的作法，多半先求形式與程序上的完備。華正校長在訪談中提到：

性平會是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最高組織，校長又是擔任主任委員，基本上我們會依照學校規模大小成立委員會並且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以符合法令的規定；至於性平會的任務，往往視學校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程度來落實，因為學校要推動的議題實在太多了。(A170623-02)

程菁校長除了呼應華正校長對於學校要推動及落實的議題包羅萬象，過多過雜的憂心外，對於性平會委員之組成，提出令人深思的看法：

法條中規定，學校在聘請性平會委員時「得」聘請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但所謂具性別平等意識的相關代表其實不但不夠具體外，真要找也很難找到；所以為了能讓委員會運作，我們只要努力把人員找齊，符合法令規定就好。(B170810-02)

受訪國小校長對於性平會組成能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確實執行，然因具性平意識的規定不具體、學校推動議題也多，故都採取先有程序與形式上完備的作法。

### 2 國小強化性平知能之實況—研習深度、學習內容，與實質成效的不確定

國小校長對於提升教育人員性別平等意識雖抱持贊同與正向的態度，但實際落實時不免考量現實狀況而採取較為消極的作為，就如華正校長及魏凱校長在訪談中說道：

不過，校長很難知道每位老師具備性別意識的狀況，如此一來，要安排哪些

## 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意義探究：三位國小校長的理解與實踐

面向、深淺程度的研習或課程，來協助學校人員提升性別平等教育專業知能，實在有點困難。(A170623-03)

我們每學期會安排線上研習、講師講授方式或是影片賞析，盡力做到提升學校人員的性別平等意識知能；當然，我們也會鼓勵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老師能參加縣市教育局所屬輔導團所舉辦的工作坊或相關教學創意競賽，至於實質的成效只能見仁見智了。(C170914-03)

程菁校長更進一步提出如此的現象：

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中針對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的防治做了規範……但也因為如此，往往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到基層學校的場域，將提升學校人員性別平等意識知能的作為，窄化等同於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這可能是誤導且令人憂心的，防治的確重要，但真正具有性別平等意識才是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根本。(B170810-03)

綜上所述，在教育場域第一線的校長，面臨著性別平等教育在研習內容和執行成效上的不確定性，值得探究。

### **3. 國小納入性別觀點之各項措施與行動**

性別主流化不但是實踐的歷程更是採取行動的觀點。在校園中校長如何將性別觀點納入各項措施的擬定與行動中，值得關注。華正校長提到：

如果要說所有的教育作為都能從性別的觀點去考量，我覺得實在太籠統且不具體，但老實說，在性別主流化政策的牽引下，我在思考校務的推動時，是會考量並關照性別議題這一區塊的。比如說，在學校許多組織的建置時，我會注意到性別比例的問題；在校園空間及學習環境的規劃上，我也會將不同性別學生的需求納入考量；在一些制度的建立上也盡量避免有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偏見的字眼...等等，我個人認為這是校園推動性別主流化後帶來很重要的轉變。(A170623-04)

程菁校長除了在制度建立及組織運作上如華正校長一般會納入性別觀點考量外，也重視課程與教學歷程中培養學生性別平等意識的實質教育意義：

雖然《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明文規定，國中小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不過因為是採取融入各領域的方式，所以在教學現場經常被忽略……不過，性別平等的意識與價值這些層面是很難具體量化的，雖然實際成效有待評估，但我覺得做就對了。(B170810-04)

魏凱校長對於國小納入性別觀點的具體行動，特別提到親職教育：

我們都知道，許多性別刻板印象源自於家庭，父母或家人的性別偏見往往影響孩子更深遠；所以我們會善用親職教育活動引領家長觀念的澄清，不論是邀請專家以講授的方式所進行的親職講座、或是親職教育日以親子互動活動方式將性別議題融入等等，都希望孩子不論是在家庭或是學校，都能獲得正確的性別平等教育引導。(C170914-04)

綜合訪談結果發現，國小校長在校園中會運用各種教育作為來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但成效有待評估。

### (三) 國小實踐性別主流化的困境—性平會知能待提升、性平課程需系統化

三位研究對象異口同聲指出，學校在落實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組成及運作功能上有其困難。華正校長說出他的觀察與經驗：

要找到所謂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且對方也認為自己具備這方面的條件很難，所以，在中大型學校就是用大家輪流的方式來解決，小型學校人員少，每位成員身兼各種委員會，反正先符合程序正義再說。

好不容易人找齊了，還要擬訂實施計畫、規劃性別平等教育活動、研發課程…，在學校繁重的教學及行政工作情境下，最後工作落在某個行政處室，而這個委員會實質功能並未真正落實，反而落入形同虛設一般。(A170623-05)

程菁校長除了表達與華正校長相同的困境之外，還道出以下的聲音：

但因為委員會的成員包含了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而提高了處理及保密的困難度與複雜性；尤其是學校是既封閉又鬆散的組織，在處理師對生的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經常在調查未告一段落，往往被害人

## 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意義探究：三位國小校長的理解與實踐

及加害嫌疑人均一一曝光，接著校園內、外各方聲音與勢力介入，讓校方處理起來很吃力也很棘手。(B170810-05)

華正校長也提出基層教育現場普遍所面臨的困境：

身為校長的我，深切知道學校深具培養公民角色與落實社會正義的重要角色，我們也知道，老師具備性別平等意識是老師能否在課程與教學歷程中，適時將性別平等價值與觀念融入的重要關鍵，不過學校要配合推動的教育政策實在太多太雜了，即使校長有心有理念，也是力有未逮啊！

在加上所謂的性別平等意識很難有準則可以依循，要如何規劃並且有系統的帶領學校人員提升性別平等意識知能我想是所有學校所面臨的難題，也是校園中推動性別主流化想要突破的困境。(A170623-051)

魏凱校長除正視所面臨的困境外，也提出他個人的想法與建議：

以目前學校在提升教育人員性別平等意識知能的做法來看，不但沒有目標及系統之外，更流於形式。所以我個人有這樣想法，如果能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擔起提升教育人員性別培力之責，有系統有目標的規劃課程，再由學校遴派有意願的老師或教育人員進行培訓，回到學校後成為類似於種子教師一般，擔負推動與規劃課程之責，這樣才能達到實質的效益。(C170914-05)

華正校長認為學校在檢視或改善校園環境時的确會試圖納入性別觀點，但仍有許多面向要克服與努力的：

不過，校園安全死角的檢視尚無一套具體的標準可依循，全賴學校人員的覺察力，有時甚至在危機發生時才顯露，這是我們所擔心的。另外，在空間的規劃上要融入性別友善的觀點，必須仰賴專業的規劃設計者也能具備性別平等之理念，在雙方的溝通合作下，將關照不同性別學生的需求體現在校園規劃中，要找到這樣的專業人士有點困難，不過還是值得持續努力。(A170623-052)

程菁校長則認為教育的本質體現於課程與教學，因而對於課程融入性別觀點的實踐過程所遭遇的困境，道出以下的心聲：

## 專論

目前性別平等教育採取融入各領域教學的方式，如果學校沒有整體且具體實施方式的規劃，最後經常流於口號式的宣導而已，再加上沒有固定的課程計畫研擬，老師以自由心證來落實法令所規定四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不但落入各吹各調、多頭馬車的情況，對學生的學習而言，更是無法產生橫向與縱向的連結。」(B170810-053)

魏凱校長在納入性別觀點的教育措施上，特別提及親職教育的面向，認為學校兼具推動家庭與社會性別平等教育的重責大任，而所面臨的困境及建議為：

雖然我們知道學校是家庭及社會性別平等教育的推手，但是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要推動的政策儼然已經是包山包海了，於是所有的教育作為成了樣樣做卻也流於樣樣流於表象及初淺的程度，最後只能力有未逮。

所以，如果能將家庭與社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部分與民間關心教育議題的團體、各家庭教育中心以及家長團體等進行策略聯盟，不但可以減輕學校推動政策的沉重壓力外，也能讓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更加完整與到位。(C170914-051)

性別平等是世界潮流所認同的普世價值，性別主流化則是達到性別平等的重要策略，而學校是體現性別主流化、實踐性別平等的重要場域。以下分析本研究結果在國小校園推動性別主流化上的意義。

## 二、分析與討論

以下從三個面向分析訪談結果，包括論述性別主流化在課程轉化上的意義、融入中小學課程的意義，以及從中小學培養性別主流化人才的意義。

### (一) 從作為重大議題的性平教育，探討性別主流化思維在課程轉化上的意義

學校.....已經是包山包海了，於是所有的教育作為成了樣樣做卻也樣樣流於表象及粗淺的程度，最後只能力有未逮。(C170914-051)

學校要配合推動的教育政策實在太多太雜了，即使校長有心有理念，也是力有未逮啊！(A170623-051)

至於性平會的任務，往往視學校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程度來落實，因為學校

要推動的議題實在太多了。(A170623-02)

如果要說所有的教育作為都能從性別的觀點去考量，我覺得實在太籠統且不具體 (A170623-04)。

不過因為是採取融入各領域的方式，所以在教學現場經常被忽略。(B170810-04)

這種校長不約而同「力有未逮」的聲音，在教學現場應是不陌生的，這代表基層現場的真情實況。然而性別主流化作為策略來運用，和訪談中被理解作為性平議題來處理，是不一樣的。在有限的資源和教學時間下，如何讓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二者可以加乘，而非被忽略而籠統帶過？

文獻探討中發現，最早提出性別主流化的瑞典已將「男女均擔家庭照顧家務工作」，作為核心而重要的國家級政策目標（黃淑玲，2014）。如果將它視為一個改變未來社會樣態的課程目標（如瑞典是設定為「塑造社會和自己生活權力」的理想），那麼策略可能是中小學從課程綱要到學習表現、教科書從選編到閱讀提問、班級經營從班級到親師溝通，都應加入這個內涵目標的措施，於是在教學上，性別主流化是提供達成教育目標的豐富學習內涵。

當「性別主流化思維」與「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課程」相遇（encounter）（方志華，2013）而擦出火花時，應該是一種課程轉化，當價值目標改變，目標融入的課程層級提升，其「相遇」處並非目前自由而隨機融入議題的層面，而是先從性別主流化考量目標層級，進而決定各層級的策略。

## （二）從性平教育與性別主流化的關係，探討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意義

由訪談結果得知，性平教育在國小除了明文規定每學期至少四小時課程外，受訪國小校長推動的還包括「對師生宣導、鼓勵教師積極融入課程、線上研習、講師講授、影片賞析、參加輔導團工作坊、參加教學創意競賽、友善校園週規劃、親職教育活動」(C170914-03)、(B170810-04)、(C170914-04)、(A170623-052)等策略。

然而以鼓勵為主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或是對家長與學生的宣導和友善校園的境教，也有「力有未逮」和「被忽略」之處（受訪校長之語），包括：「難以確認研習的面向與深淺、教師以自由心證來落實課程、窄化等同於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性平意識難有準則可以依循」等 (A170623-03)、(B170810-03)、(B-0810-04)、(B170810-053)。

三位受訪校長對性平教育實施成效的憂心也溢於言表：「實際成效有待評估

## 專論

(B170810-04)。實質的成效只能見仁見智了(C170914-03)。不但沒有目標及系統之外，更流於形式(C170914-05)。」學校性平會的功能也有類似情形：「最後工作落在某個行政處室，而這個委員會實質功能並未真正落實，最後落入形同虛設一般(A-0623-05)。」

在文獻和訪談國小校長發現，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作為議題在自由融入國小課程的過程中，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眾聲喧譁，性別平等教育的普及化已來到一個飽和點。但也可以說是自由心證、尚無章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深度和縱向、橫向的階層性，未能在一般國小落實，於是，受訪校長也都提出對於性平教育課程要完整規劃的需求和期望(A170623-051)(B170810-053)(C170914-05)。

瑞典在國家政策上視性別平等是如人權一般的普世價值，視性別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共通問題，因此從同時從學校和政府做起(黃淑玲, 2014)。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和性別主流化的思維，對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的關係以「政府部門」和「學校教育」為場域，再以「支持關係」和「融入關係」兩種關係呈現，將之歸納為甲乙丙丁四種關係，如表 3。

表 3 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的關係

關係	場域	支持/融入關係	內容	目標
甲	政府部門	性別主流化策略 <b>支持</b> 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實現	藉由各機構行政部門運用六大工具分析立法、制度、計劃等施政。	改變社會結構中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乙	政府部門	性別平等教育 <b>融入</b> 性別主流化之性別培力研習課程	因應不同機構的性質需求,進行性別平等教育目標與性別主流化策略的專業研習課程。	在行政部門性別培力課程中,同時培養性別平等意識和學習性別主流化策略,以確認施政目標與策略手段的關係。
丙	學校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b>支持</b> 性別主流化的未來實施	運用課程與教學、以及友善校園環境等傳達性別平等意識。	從小培養具有性平意識的未來公民。
丁	學校教育	性別主流化思維 <b>融入</b> 大專以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小學各學習領域課程	將性別主流化思維和六大工具運用融入大中小學課程與教學。	培養具性平意識,並能運用性別主流化思維解決社會結構問題的未來公民和性別平等研究專業人材。

來源：研究者。

在表 3 中可以看出：各政府部門實施的是「甲、性別主流化支持性平教育目標實現」的關係，它支持了性別平等的社會目標實現，這在政府是行政院性平會和性平處推動各部會的任務工作。

行政部門六個工具中的策略之一性別培力中即有「乙、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性別主流化之性別培力研習課程」<sup>10</sup>，這在政府部門是由人事行政總處主責推動的工作。

甲、乙都需要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支持，「丙、性別平等教育支持性別主

<sup>10</sup> 即文獻探討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計劃「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的基礎課程（侯萱瑩，2016）。

流化的未來實施」，即是以學校教育作為生活中具備性別意識的公民教育基礎，這即是教育部推動的、作為重大議題的性別平等教育。

然而當要提昇學校性別教育的深度與效用（教學目標），作為未來解決結構性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基礎時（教育目標），就出現了「丁、將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思考，即將性別主流化思維和六大工具運用融入學校的課程與教學，這應是教育部門和性平教育研究單位要推動的責任。

目前臺灣最缺乏的正是「丁、將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當受訪校長提出需要有系統、有深度、縱橫連貫的性平教育時，即意謂應該有系統地融入國中小各學習領域教材中的，是性別主流化的思維，非僅是性別平等教育。因為不但要培養性別平等意識、還要培養有意識、有策略地解決性別結構問題的未來公民、和未來研究性別平等的專業人才。

### （三）從提昇公民素養的跨界對話與專業創新，探討從中小學開始培養性別主流化人才的意義

在性別平等意識方面，受訪校長分別提到：因為很難找到具性別平等素養的人，而難組成學校專業的性平會推動各種措施（B170810-02）（A170623-05）；難找到具性平意識的專業設計人士對話來共同規劃友善校園（A170623-052）；學校性平委員會成員素養不一，以致於性平事件處理吃力（B170810-05）。還有學校在提升教育人員性別平等意識的做法，沒有目標及系統、流於形式（C170914-05）。

以上顯示參與學校事務的家長、地方人士、學校工程環境規劃人員，以及學校教育人員本身，都非常需要性別平等的策略思考，以專業素養與創意解決問題。而將性別主流化策略作為公民參與，既有其通識素養的面向，也有專業創新知識的面向（Gendered Innovations, 2018）。

在中小學課程中，學生在學習各種公共事務或議題、事件的討論中，如能加入性別主流化思維，能豐富化、細膩化、和轉化對解決問題的觀點。例如：語文課程中，不只學習語文為表達工具，也學其載負價值取向，所以老師可以注意「如何將教材中過度重視競爭、成功、攻擊性、理性的男性特質，翻轉為兼具關懷、全作、有感性的全人特質？」（蕭昭君，2003，頁13）。學生在生涯發展課程中可以思考哪些是屬於歧視的面試提問？（許純昌，2011）在選擇科系時，可以討論不同科系「性別傾斜」現象的意義（陳金燕，2008）。數學學習領域閱讀圖表時，將莫拉克颱風不同性別、年齡災民救濟金製成圖表提問，討論其意義，對學生而言，就不只在學習「讀懂」圖表的數字而已（陳來紅，2010）。又如十二年國教中新增的科技學習領域，當帶入性別主流化觀念將性別需求與

科技工藝結合，能產生更多產品創意（彭滄雯，2010）。對於這些由性別而來的敏感度與實踐行動（謝小芩，2003），可在課程與教學的過程中運用性別主流化思維去提升。總之，性別主流化不是一種線性的過程（蘇貞芳，2012），需要一種高度知識性、民主參與式、解決問題模式的課堂參與，有別於停留在觀念倡導甚至「不具性別意識的性別教育」（李淑菁，2012），而這正與十二年國教重視提問、問題解決、和公民意識的素養導向教學，不謀而合。能培養出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各行各業人才，可說是中小學課程推動性別主流化為社會帶來的創新知識與價值。

#### （四）從受訪校長的行動和回應，探討性別主流化融入課程與教學的途徑

從訪談也發現，三位校長對性別主流化的認識分別來自公文（A170623-01）、法定的性平教育研習（C170914-01）、研究所課程（B170810-01），甚至是查詢網路公開資訊等（B170810-01）。可見性別意識培力動員資源之廣，加上透明開放知識的網站策略，也讓知識容易傳播開來，這是臺灣性別主流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然而接下來應如何具體落實它，從中小學課程發揮更具體的效益？

雖然受訪國小校長表示之前不是很清楚性別主流化的內涵（A170623-01）（B170810-01）（C170914-01），然而受訪校長在查閱資料了解之後，對於性別主流化融入地方學校課程的見解，很有在地性和啟發性，如：從上而下作法可以是「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擔起提升教育人員性別培力之責，有系統有目標的規劃課程……培訓種子教師擔負推動與規劃課程之責」（C170914-05）。地方自由由下而上的方式可以是「民間關心教育議題的團體、各家庭教育中心以及家長團體等進行策略聯盟」（C170914-051）。總之「不但可以減輕學校推動政策的沉重壓力外，也能讓性別平等教育的落實更加完整與到位（C170914-051）」。

總而言之，性別主流化原來的實踐場域是政策層面，以人力組織、行政制度、計劃預算等加入性別平等意識為主要訴求。性別主流化在學校的扎根，會影響到未來的社會性別平等理想的發展，以及知識與產品創新。因此，除了網站傳播之外，能有系統有目標地在各學習領域中規劃融入性別主流化課程且不斷地修正，是重要的教育課題。

## 伍、結論與建議

Noddings（1995）指出，十八世紀盧梭希望將女子培養成為順服體貼丈夫的妻子，表達了希望被人體貼關懷和對待是所有人的期盼（方志華，2010）。這

## 專論

在性別主流化課程中也可適切再轉化：於不同性別觀點與處境中，運用創意策略與知識觀點，體現民主社會中人人都能被善待和受到關懷。以下為本研究結論和建議。

### 一、結論

#### (一) 國小校長認為性別主流化在國小需要有落實實踐的相關策略

受訪校長皆能適切表達對性別主流化目標的理解和行政作為，而較缺乏性別主流化融入國小課程的論述；學校性平會組成是以形式合法、以及處理性平案件為主，委員素養不一；性別平等教育在學校的實施有普及性、然缺乏系統性與縱橫統整的課程設計；對於落實性別平等課程以及加入性別主流化策略，受訪校長提出由上而下課程統整、地方教育局種子教師培訓、以及與民間團體策略聯盟等方向，可供參考。

#### (二) 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等教育具有互相支援和融入的關係

作為教育重大「議題」的性別平等教育、與作為「策略」以達成社會性別平等目標的「性別主流化」需要再概念化，給予各自在課程中的合理位置。性別主流化和性別平等教育四種關係對比下，呈顯出性別主流化融入中小學課程的意義，可培養具性平意識、並能運用性別主流化思維創新知識、進行解決社會結構問題的未來公民，和性別平等研究專業人才。

### 二、建議

#### (一) 建立性別主流化在學校課程的合理性地位

應在教育政策上，深切論述性別主流化作為中小學課程內涵，在實現民主社會平等目的上的意義，以提昇性別主流化進入中小學各學習領域課程的合理性地位。

#### (二) 整合學校教育性別主流化的層級與組織

應從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到基層學校進行點、線、面的資源與策略整合，由中央機關研發性別主流化融入各學習領域手冊與案例，供地方政府與學校教師課程教學轉化之參考，並以持續性的研究做為修正策略之參考。

#### (三) 設置國際連結的性別主流化教學創新網站

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設置專責性別主流化教育研究人員，專責收集整合國內、外最新性別主流化研究資訊，邀請性平學者與中小學各教學領域教師共同

研究分析轉化，將各領域性別主流化知能與中小學教學領域目標與內容連結，並即時更新網站，作為知識創新與散播轉化的平台據點，協助國內外教學者由性別主流化思考而創新教學思維。

#### (四) 持續聆聽和回應在教育基層需求性別主流化的聲音

可於地方政府聘用全職性別專家，與相關機構策略聯盟和學校對話，並協助學校制訂個別化的性別主流化計畫與行動方案，以符合學校自身的條件與需求，也將區域性的性別主流化課程與教學需求回應給行政部門，作為政策改善參考。

### 參考文獻

- 刁筱華譯 (1996)。女性主義思潮 (Rosemarie Tong 原著，1989 年出版)。臺北市：時報。
- 方志華 (2004)。性別主流化在教育研究方法論上的意涵。收於方志華著，**關懷倫理學與教育** (頁 347-383)。臺北市：洪葉。
- 方志華 (2010)。道德情感與關懷教學。臺北市：學富。
- 方志華 (2013)。教育即邂逅。載於林逢祺、洪仁進主編，**教育哲學：隱喻篇** (頁 119-130)。臺北市：學富。
- 方志華譯 (2006)。明日的孩子：二十一世紀夥伴關係教育藍圖 (R. Eisler 原著，2000 年出版)。臺北市：洪葉。
- 王如玄、李晏榕 (2007)。性別主流化——邁向性別平等之路。**研習論壇**，76，18-26。
- 王儷靜 (2010)。性別主流化在教育機構的實踐：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城市發展半年刊 (性別主流專刊)**，9 月號，26-44。
- 王儷靜 (2011)。融入課程之外：將性別主流化帶入教師專業發展。**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15-21。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18)。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專區。取自 [https://www.gc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F4D8BA36729E056D](https://www.gc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F4D8BA36729E056D)

## 專論

行政院婦權會（2005）。**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取自 <https://www.gec.ey.gov.tw/cp.aspx?n=A61CAD76B12DCFB9>

李淑菁（2012）。用尊重矇混過關？—性別識讀能力質性指標初探。**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62-68。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研究與評鑑**（M. Q. Patton 原著，1990 年出版）。嘉義市：濤石。

周威廷（2009）。瑞典與芬蘭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之經驗淺析—人事管理觀點。**人事月刊**，**48**（1），33-44。

林芳玫（2007）。性別主流化在臺灣：從國際發展到在地化實踐。**婦研縱橫**，**84**，64-72。

林芳玫（2008）。政府與婦女團體的關係及其實轉變：以臺灣為例探討婦女運動與性別主流化。**國家與社會**，**5**，159-203。

林芳玫、蔡佩珍（2003）。性別主流化--促進婦女權益的新思維。**社會發展季刊**，**101**，29-41。

侯萱瑩（2016）。落實性別主流化從性別意識培力推動歷程論起。**人事月刊**，**375**，65-70。

洪文玲（2017）。2017 國際性別與科技發展趨勢。**女科技人電子報**，**109**。取自 <http://www.twepress.net/new/seminar/item/68-seminar-109-1>

張雯婷、楊幸真（2016）。校園性別主流化的推動：記「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務運作與經驗座談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4**，70-76。

許純昌（2011）。邁向性別主流化的面試體驗：一些關於面試經歷的性別思考與反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3**，26-29。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

陳來紅（2010）。重建無處不性別—如果決策可以納入「性別主流化」模式。**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1**，20-26。

陳芬苓、張菊惠、吳雯婷（2016）。**行政院性別分析之策略及應用研究**（行政院委託研究計畫）。臺北市：行政院。

- 陳金燕(2008)。性別與教育：從「性別平等教育法」談起。**研考雙月刊**，**32**(4)，79-92。
- 陳金燕(201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案研議報告。臺北市：教育部。
- 陳金燕(2012)。校園性別主流化：從政策到試辦。**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13-24。
- 陳惠馨(2005)。性別平等教育法-臺灣性別教育之繼往開來。**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0**，115-129。
- 彭滄雯(2010)。「女性觀點」的通用設計-性別主流化的再思考。**研習論壇月刊**，**120**，8-16。
- 彭滄雯、李秉叡(2011)。推動性別主流化之過程評估：架構建立與先導研究。**公共行政學報**，**38**，115-150。
- 彭滄雯、黃淑玲、黃長玲、洪綾君(2015)。**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成效探討**(行政院委託研究計畫)。臺北市：行政院。
- 游美惠(2014)。**性別教育小詞庫**。高雄市：巨流。
- 黃淑玲(2008)。性別主流化—臺灣經驗與國際的對話。**研考雙月刊**，**32**(4)，3-12。
- 黃淑玲(2014)。全球典範！？瑞典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公共治理季刊**，**2**(2)，69-82。
- 黃淑玲、伍維婷(2016)。當婦運衝撞國家：婦權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合縱連橫策略。**臺灣社會學**，**32**，1-55。
- 楊幸真(2015)。校園性別主流化-以高醫大推動職員性別意識培力為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2**，72-77。
- 蔡志恆、方凱弘、黃煥榮(2007，12月)。先進國家的性別平等法制與推動策略—以美、英、加、澳四國性別主流化政策為例。「**當代社會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 蕭昭君(2003)。國小師資培育教導是誰的知識？語文教育入門教科書性別內容的初步檢視。**女學學誌**，**16**，1-39。

## 專論

- 謝小琴 (2003)。女學進行式：性別主流化。《歷史月刊》，188，119-125。
- 謝臥龍 (2010)。性別之主流化的歷史背景、在地實踐與國際接軌。《城市發展專刊》，9 月份，84-96。
- 魏美娟 (2009)。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發展之研究－從參與式民主觀點探討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臺北市。
- 蘇芊玲 (2012)。高等教育與性別主流化：檢視與反思。《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9-12。
- 蘇貞芳 (2012)。我從檳榔西施到牧師的性別意識覺醒經驗。《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121-127。
- Beveridge, F., & Nott, S. (2002). Mainstreaming: A case for optimism and cynicism.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0(2), 299-311.
- Chappell, L. (2000). The femocrat strategy: Expanding the repertoire of feminist activists. *Parliamentary Affairs*, 55(1), 85-98.
- Eisler, R. (2000). *Tomorrow's children: A blueprint for partnership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Elsa Leo-Rhynie 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Labour Law,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999). *A quick guide to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education*. London, England: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Eveline, J., & Bacchi, C. (2005). What are we mainstreaming when we mainstream gender?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7(4), 496-512.
- Gendered Innovations. (2018). *Rethinking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outcomes*. Retrieved from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methods/priorities.html>
- Hannan, C.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strategy*. 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Gender Issu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United Nations (CH rev. August 2001).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womenwatch/osagi/pdf/factsheet3.pdf>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ukhopadhyay, M. (2004). Mainstreaming gender or “streaming” gender away:

Feminists marooned in the development business. *IDS Bulletin*, 35(4), 95-103.

Noddings, N. (1995).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Rao, A. (2006, July 2). *Gender equality architecture and gender equality reforms* [Online Forum Post]. Paper for submission to the UN Secretary-General's High Level Panel on System-wide Coherence by the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CWGL) and the 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EDO). Message posted to <https://www.globalpolicy.org/social-and-economic-policy/social-and-economic-policy-at-the-un/un-high-level-panel-on-systemwide-coherence/32347-gender-equality-architecture-and-un-reforms.html>

Rees, T. (2005). Reflections o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7(4), 555-574.

Stromquist, N. P. (2007).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globally. In S. S. Klein, B. Richardson, D. A. Grayson, L. H. Fox, C. Kramarae, D. S. Pollard, C. A. Dwyer (Eds.), *Handbook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ity through education* (2nd ed.) (pp. 33-46). New York, NY: Routledge.

Tong, A.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United Nations. (2002). *Gender mainstreaming: An overview*. New York, NY: UN.

# **An Inquiry of the Meaning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clusive into School Curriculum -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xis of Thre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Hsiao-Hui Liu\*    Chih-Hua Fa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quire the meaning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clusive curriculum into schools by interviewing thre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The interviews included the understanding, praxis, difficulties and opinions of the policie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from the interviewees.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The principals expressed that the school conditions were not suitable for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curriculum to be included. 2.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the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were mutual support and mutual inclusive. There are four suggestions of the research: 1. To establish the legitimacy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curriculum in school. 2. To integrate the levels and organization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curriculum in schools. 3. To build the website of alterative instruction in gender main-streaming curriculum. 4. To listen and to respond the need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clusive curriculum from local schools.

Keywords: gender main-streaming, inclusive curriculum, school curriculum

\* Hsiao-Hui Liu,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Principal, Ruei-Pu Elementary School, Yangmei District, Taoyuan City

\*\* Chih-Hua F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earning and Materials Design (with Master Program of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h-Hua Fang, e-mail: fangjw0000@gmail.com